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四

涇 胡承珙

鄭

柏舟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歿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謂衛武公
和殺共伯而自立索隱力辨其誣後之說詩者呂記嚴緝
及李氏集解皆從其說姜氏廣義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
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弑君篡國今卽以詩考之曰
髧彼兩髦知其伯之卒在釐侯未歿之前序曰共世子知

未立爲君也史遷之說誣矣虞東學詩曰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从其妻共姜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序不獨有功於經抑且有補於史范氏詩瀋曰共伯長於武公其从時必年近五十何云蚤从共姜年必相仿非少艾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被於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纓是也至父母从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共伯之从釐公已葬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爲世子早已身从武公是以嗣爲大子共姜無倚大歸於齊其母欲奪其

志故指其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髦彼兩
髦也姜氏廣義又曰郝氏鄒氏張氏皆以其姜爲室女蓋
以髦彼兩髦一語也疏據內則櫛纒笄總拂髦冠綦纓謂
旣髦乃加冠夫冠則冠加髦上安得見髦詩舉兩髦知其
伯未冠禮冠而後娶知其伯之未娶而姜爲室女也然兩
髦之制康成未詳而毛公云髮至膚安知非加冠而兩髻
之末垂於膚冠不得掩乎以是決其未冠所不敢矣何氏
古義亦云郝鄒皆以兩髦爲童子之飾卽總角中兮是也
然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卽所謂拂髦而韜之冠內者況
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旣冠

乎承琪案甫田總角巾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正義云言
總聚其髦以爲兩角郝鄒之說固自可通但內則於子事
父母及男女未冠笄者皆云拂髦則兩髦之有無祇分親
在親沒實不分已冠未冠惟據序世子蚤夙一語爲斷則
史記之說自不可信耳

髦彼兩髦傳髦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正
義引既夕禮內則鄭注皆止云髦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項
安世云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
髻橫繫額上是也承琪案傳言髦髮至眉是實知其形象
而鄭注三禮已云其制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

能盡見者矣惟據旣夕禮云旣殯主人脫髦褻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曰脫曰著自是假他髮爲之故此傳云于事父母之飾鄭注旣夕禮云長大猶爲之飾是也

說文髥髮至脅也从髟殺聲詩曰紉彼兩髥髥或省漢令有髥長詩釋文云髦說文作髥承珙案說文髮至脅之訓正用毛傳卽引詩云云其下乃言省畫之髥而證以漢之髥長是許以髥髥字同而義異其所據詩本並不作髥呂記引釋文云髦韓詩作髥蓋韓以髥爲髥釋文所引當是韓詩今本誤作說文然王氏詩考輯韓詩不及此字則

所見釋文已同今本矣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何氏古義曰毛傳爾雅皆訓儀爲匹書鳳皇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亦謂馮依其身而匹偶之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稽古編曰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獨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惠氏棟曰特猶植也繁陽令楊

君碑以特爲植故韓詩作直承珙案特本牛父之稱通言之則羊豕及馬皆有特名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衆注云三牝一牡也生民傳云牴牡羊也衆經音義引三倉云牴特羊也爾雅豕生三豶二師一特是凡畜之牡者皆可謂之特反言之則孤特者必有偶故又爲匹偶之稱至因其獨立之意則爲雄俊之稱黃鳥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是也又單獨之意男女皆可通故小雅求爾新特傳箋以爲外婚無併之女也凡一義之反覆引申者如此但其施之各有當耳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此於取興之意本無不合歐陽本義譏之謂牆以防非常者爲有內外之限爾若牆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之本意哉不知傳言牆以防非常宜於堅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冓宜於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則恐傷於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興意深隱以下有中冓言醜故祇取於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此說稍泥孔疏衍之云蒺藜不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

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違禮害國此所以來歐陽之譏也而歐自爲說乃云茨生於牆理當掃除然欲埽則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恐傷惠公子母之道案詩但以不可埽對不可道言之未必以茨喻人以埽除喻去其人歐說亦豈詩之本意哉

中葺之言傳中葺內葺也箋云內葺之言謂宮中所葺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案說文葺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葺之屬皆從葺又木部構蓋也从木葺聲杜林以爲椽桷字淮南汜論訓云築土葺木是葺與構義略同書大誥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育堂矧育構堂謂築基構謂蓋屋古者堂半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蓋屋中葍者謂室中傳云內葍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閤門之私聽聞中葍之言以中葍與閤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

應邵云中葍材葍在堂之中非是

玉篇六部

引詩作葍从艸者亦取交覆深屋之義其以中葍爲中夜則用魯韓詩說晉灼漢書注引魯詩曰葍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夫中葍爲嚮晦宴息之地故以爲夜義本相近韓云淫僻之言則箋說所本鄭注媒氏陰訟謂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卽引此詩爲證蓋亦用

韓詩說但頑與夫人實爲淫昏之行非由宮中所弄之語故不如傳第以中弄爲閨中隱奧之處其言亦第當爲閨門曖昧之言也

馬元伯曰桑柔征以中垢傳云言閨冥也中垢與此中弄聲義略同

不可褻也傳褻除也段氏詩小學曰古褻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褻大宛徐廣曰褻一作攘承珙案出車儼狁于褻釋文亦云褻本作攘說文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褻此其本義除者其引申義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段懋堂曰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訓抽說文敘云籀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爲籀抽籀漢之古今字或段袖爲籀承珙案箋云

抽猶出也此如服虔左傳注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繇與繇同於義皆爲抽釋而出之此古訓也蓋道者約言之詳者多言之讀者反覆言之詩意蓋謂約言之尚不可況多言之乎況反覆言之乎三章自有次第釋文引韓詩詳作揚揚猶道也不如毛訓詳審爲長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鄭注周禮分別追師副編次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

之步搖編者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次者次第髮長短爲之若今髮髻此以假紒專屬之編而此傳云副編髮爲之蓋副與編皆假髮所爲但副有衡笄六珈之飾所以爲盛此箋云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亦謂副上加飾則副必本以髮爲之可知廣雅云假結謂之髻髻與副同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衆物卽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耳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鰐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

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
宋玉諷賦云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制亦古矣

稽古編曰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
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
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紬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於祭
服有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
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笄者婦人之
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又
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爲二物疏潤毛鄭爲一

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筭所以見筭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旣以衡筭爲二物而箋詩副筭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筭文耳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於孔矣承珙案傳意似以衡筭爲一物非關便文言之衡筭卽謂筭之橫於頭上者不必定與鄭注周禮相同嚴緝從毛未可謂誤竊意此所謂衡筭者與尋常固髮之筭名同而實異禮男子冠而婦人筭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筭而字夫筭以配冠則非止固髮之用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然則古之

爲妾者不笄非并無簪以髮髮也蓋笄爲婦人禮服之首

飾而副笄有六珈其飾更盛或獨爲后夫人之所服故毛

以副笄之笄爲衡笄耳

金誠齋曰周禮追師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案先鄭釋衡不

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紃紃杜注云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卽

固冠之笄也此笄旣以固冠亦以縣瑱瑱之制縣之以紃上係于笄并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紃衡之卽笄甚明

蓋旣有笄不宜又有衡荷衡與笄並設不亦過於繁複乎後鄭說非也

周禮賈疏云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

何物詩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案傳云珈笄飾

之最盛者自是以珈飾笄其數有六與鄭義珈爲副飾者

不同大元書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哥注范望曰哥笄飾

也男子有笄婦人笄之以飾笄與珈同笄之以飾言加之
以飾也姚姬傳九經說云毛鄭皆以笄與珈同爲副上之
物非謂以珈爲笄飾其說非是廣雅云笄簪也笄卽珈簪
卽簪張揖蓋以珈卽爲笄然詩言六珈未聞六笄也惟一
笄而有六珈之飾則非徒固髮之簪又可知矣

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
正義引爾雅釋訓委委佗佗李巡孫炎郭璞皆以爲容儀
行步之美與毛言其德者異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
郭同承琪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透透佗佗傳云委佗
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亦自得之貌此或誤合召南傳箋之文

耳卷三引韓詩云委佗德之美貌也與此篇釋文正同是韓詩以委佗爲德與毛義合爾雅釋文云委先儒竝作褱舍人曰褱褱者心之美詩云褱褱它它此所據字異必三家詩其以爲心之美亦同毛義自不當專指容儀行步言之傳以佗佗爲德平易者大元元攤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此他然如易繫辭所言賁然者故大元元吉又云地賁而靜他然賁然蓋皆安泰之意傳云佗佗平易義可以此推之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惠氏古義曰說文褱飾也从衣象聲急就篇曰褱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曰

襍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襍飾盛飾也承琪案象卽襍之
假借襍爲盛飾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范甯注穀梁以象
服爲吉祥玉篇云襍首飾也廣韻又曰襍未祥冠者之首
飾也顏注漢書襍飾一曰首飾在耳後刻鏤而爲之此皆
別義與傳不合惠氏禮說象服卽象拂佩猶服也謂著於
首然詩云是宜則斷非專指象拂一物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翟翟褕翟闕翟翟

上下兩翟字依

段說補

羽飾衣也稽古編曰象服翟衣毛傳謂以象骨及羽

爲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
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蓋右鄭也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

毛詩後箋

卷四

十

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尚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被不聞其礙於卷舒也又案說文釋禕爲畫衣禕爲翟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禕衣變翟曰衣當是禕衣畫雉而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承珙案周禮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舞者衣飾翡翠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此皆足爲傳翟羽飾衣之證至象骨飾衣乃孔疏妄推毛意以言服則非埽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此實書傳之所未聞毛公竝無此說而陳氏以爲必有所

據不亦誣乎

象之掃也傳掃所以摘髮也說文撻搔也段云此義音剔詩釋文掃勑帝反摘他狄反本又作撻非撻音直戟反按以許說繩之則作撻爲是撻正音他狄反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掃故云所以撻髮卽後世玉導玉搔頭之類也廣韻十二霽曰掃者掃枝整髮釵許書無掃字承珙案說文但有撻字云拓果樹實也从手嘗聲一曰指近之也此卽摘字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掃取也他狄切似說文本有掃字而今脫之但訓取則又非詩之象掃矣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云若音摘爲摘取之義則今之鐏子

搔首之摘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篋何元子云整髮釵也按
搔若卽篋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釵近是古禮服有玉璫
無象搔今竝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揚且之皙也傳揚睂上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傳清視清
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承琪案末章兩揚字當有二義
揚且之揚與次章同清揚之揚必非亦謂睂上傳文當作

清揚視清明也明卽揚字之訓清揚亦作清陽

說苑草賢篇引野有

蔓草清陽婉兮

說文陽高明也禮記注明者曰陽猗嗟美目揚兮

揚卽明也又猗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日也傳云揚廣揚
而顏角豐滿乃釋揚且之顏句不連清揚之揚爲釋也猗

嗟美目揚兮美目清兮皆專指目而言文義明白傳於美目揚兮云好目揚脢者蓋以揚脢見目之美要其美仍在目不在脢也上文抑若揚兮已云脢廣揚矣不應此揚又指脢上也野有蔓草猗嗟清揚婉兮當與鄘風子之清揚皆爲視清明之貌毛傳一云脢目之間婉然好也一云婉好脢目也正義遂謂脢上脢下皆爲揚目上目下皆爲清不知說文脢目之間爲頤本有專名非清揚之謂此清祇言目之精光目上目下皆於清義不合揚雖有二而廣頤之揚究不得爲美目之揚目亦曰揚者方言云瞢瞢之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是其明證毛傳每於

清揚之揚兼睂言之者說文盱張目也張載注魏都賦盱
衡曰睂上曰衡盱舉睂大視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盱衡
謂舉睂揚目也此卽毛傳好目揚睂之義因揚睂見目之
美故經以美目爲揚傳欲見揚爲舉目之美故統言睂目
之閒與好睂目耳不然經文旣言子之清揚又言揚且之
顏旣言抑若揚兮又言美目揚兮同一睂上廣揚何必複
沓若是乎爾雅目上爲名猗嗟傳目下爲清此謂目之上
視下視名與明通卽所謂視清明也自孫炎郭璞誤讀爾
雅目上爲在上之上孔氏正義因并謂目之下爲清皆誤
也別有辨見齊風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黻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惠氏禮說云陸農師謂展一作禮通帛爲旌旌絳色也與禮同義其說有據段氏周禮漢讀考曰說文襲丹黻衣也本毛傳而字作襲从衣聿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蓋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褕狄襲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

今毛詩作褕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許同釋文褕字又作

褕與許本合

毛許馬融皆云展丹黻衣鄭仲師始云展衣白衣

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綠衣綠

不改字

素沙白則

展衣爲丹色矣沙者沙黻言衣言沙者互見則鞠衣黃黻爲之綠衣綠黻爲之以意揣之如是承琪案以素沙當白

衣何氏楷已有此說且引雜記復有素沙爲證然若素沙爲衣則是七服而非六服其說自不可通但鄭注素沙者以白爲裏使之張顯夫展衣旣爲白衣則以白裏白何能張顯丹穀之制故當以毛義爲勝蓋后服不必如王四時之色俱備耳孫毓推之以爲疑於凶服故展衣赤亦未必然玉篇褻丹穀衣又王后衣也則似以丹穀之展衣非六服之展衣始以毛鄭異義故疑不能定歟

蒙彼縞絺是繼袞也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縞是當暑袞延之服也箋云縞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縞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何氏古義云所謂蒙彼縞

絺乃展衣上加縹絺蒙之卽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卽白紗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縹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凡縹薄細者皆稱絺卽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承珙案如此則詩當云蒙以縹絺不得云蒙彼縹絺矣

稽古編曰毛云當暑裋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絺爲裏所以繼去裋延蒸熱之氣也繼裋音薛煩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繼當是濩除去也私刻切之借裋當是煩之借耳

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从衣執聲詩曰是褻裋也段注云今詩褻作繼毛傳云當暑裋延之服當暑二字釋褻也又裋衣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繼裋也段云繼當同褻

篆下作褻毛傳裱延疊韻如方言之襜褕漢時有此語措
摩之意外展衣中用縹緇爲衣可以措摩汗澤故曰褻裱
褻裱專謂縹緇也暑天近汗之衣必無色故知一曰爲衍
文矣承琪案裱延當與大雅之裱援汗與周頌之判渙同
以疊韻爲義裱援猶跋扈也伴與自縱弛之意訪落傳判
分渙散也裱援亦作輓換魏都賦雲徹輓換劉淵林注輓
換猶恣睢也當暑之服縹緇近於縱弛分散然係私褻之
服若以禮見王及賓客則必有展衣蒙之故曰展衣而蒙
彼縹緇以縹緇是私褻裱延之服故也說文褻下引詩是
證褻字裱下則以無色之衣通名裱而當暑裱延之服亦

必無色故引詩以備一義一曰二字恐非衍文也

焦里堂曰蜀都

賦累敷疊跡衍衍相傾李善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傾衍司馬彪注衍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裨延之服裨延卽

者正義所言非毛義尤非詩義

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所依倚以爲援

諸本皆作媛惟

相臺本作援爲是

助釋文引韓詩媛作援云援取也取當爲助之

誤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鄭許及孫叔然注爾雅蓋皆本韓義

桑中

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以此詩

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卒不能合嚴氏詩緝曰若謂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郝氏敬曰淫者犯禮法方秘其事惟恐人知詩人爲表暴其事韓詩所云匹夫匹婦相會于牆陰明日有傳之者矣承珙案此詩惟爲刺奔而作故所舉貴族皆明刺其人而桑中上宮又歷著其地蓋如陳之宛邱鄭之溱洧爲男女聚會之所故奔者三人而期要送皆在一處耳若以爲淫者自作則非僻之事雖至不肖者亦未必冒直告人以其人其地也且若以爲一人所作則一人而亂三貴族之女而其輩行與期會迎送之地又皆相同固無是理若以

爲三人所作亦必無三人羣聚一處而賦此狹邪之詩者
卽有之則廉取道惡莫甚焉聖人冒錄之以示後世乎
張氏敘詩實云作詩刺淫雖傷忠厚然出于惡惡之公其
思固無邪也若淫奔自述則以淫思而賦淫詩豈可供人
吟誦乎乃以是垂教而又禁人之無邪是樹曲表
而求直影何聖人之拙於計邪其必不然也審矣

稽古編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
非謂桑中卽桑閒也朱子因此語遂全用樂記文證此詩
卽桑閒殊不知樂記旣言鄭衛又言桑閒濮上明係兩事
若桑濮卽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
其中矣何煩竝言之邪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
之鄭衛亡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閒濮上此則二音之

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迥不相侔也又樂記注謂桑閒
卽濮上地名其音乃紉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
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閒濮上
疏亦解桑濮爲紉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承珙
案何氏古義田閒詩學皆引史記以桑閒濮上爲紉樂非
桑中之詩考史記樂書衛靈公朝晉晉平公使師涓鼓琴
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聞此者必於濮水之上
云云是史記竝無桑閒之名鄭注樂記乃云濮水之上地
有桑閒耳續漢書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
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考東郡濮

陽爲今開州在滑縣東詩之桑中與沫相近當在朝歌爲
今衛輝府淇縣濮陽卽有桑中要與桑濮之音無涉然漢
書地理志云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
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是班固已以桑濮爲鄭衛之音而
孔氏於詩序正義亦全用樂記文則固不始於朱子但必
以桑中之詩卽桑閒則非耳左傳申公巫臣聘夏姬于鄭
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
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其意正以桑中爲苟合之事可
見序說有所自來王氏總聞乃謂作序在左氏之後其說
皆附合左氏爲之案毛公傳詩時左傳尚未行安得作序

者已盡襲左氏必如所疑則天下之書更無有可信者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姚氏詩識名解曰孫炎以釋草唐
蒙連讀故云三名郭璞分之爲四名愚案釋唐爲蒙自傳
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茅苴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
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
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今菟絲子僅供合藥非食
菜傳遵釋草文爲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
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耶承珙案正義引孫注唐蒙女
蘿女蘿菟絲別三名而其下又引孫注蒙王女云蒙唐也
則是單言之可曰唐曰蒙連言之亦可曰唐蒙草木之名

方俗語言古今稱謂往往不同詩雖單言唐而爾雅毛傳或因當時稱謂以唐蒙釋之未爲不可至謂菟絲僅供合藥則今人以入藥者古人或以爲菜如蒼耳入藥而唐人尚有會之者是也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承琪案姒本作以白虎通義夏祖昌意以慧以生賜姓姒氏說文無姒字蓋卽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又漢書鉤弋廣韻作鉤妣說文妣婦官也詩弋字或卽妣之省蓋妣本婦人姓故字從女而以爲婦官之稱猶姬亦姓而後世以爲衆妾之稱耳

毛詩後箋

卷四

六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范氏補傳曰酈本庸姓之國漢有庸
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稽古編曰通典謂酈國古或作
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荀曹滕皆古姓而
春秋時荀曹滕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錢竹汀曰
古書庸與閭通左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
谷永對策引小雅豔妻作閭妻鄭箋以豔妻爲厲王后蓋
其女之族姓閭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閭聲相近書母若火
始焰焰漢書作庸庸故知庸卽閭承珙案定四年左傳取
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是閭本衛地古之姓氏亦有因其
地而稱之者如舜居嬭汭而其後氏姓爲嬭是也

路史國
名紀引

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
乃用地故有用姓此說亦不足據

鴟之奔奔

序云鴟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許氏詩深曰詩以頑爲首而
序專斥宣姜卽弑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也有弟
弑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演倫而不
恥責爲亂階兩人之罪狀旣著若穿若頑俾服上刑而已
不待讞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
取義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之謂矣古人以事關君國者多
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
臣民之分誼休戚一體於茲可見使此詩必爲惠公之言

則左氏傳曰仲子歸于我何以爲之解乎凡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土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爲詩人自指則以文害辭矣承珙案許說是也埤雅云兄者女兄也娣刺宣姜之詞君者女君也妾刺宣姜之詞此泥於兄與君字而爲之辭李氏樛不然其說稽古編乃謂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爲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非也錢氏天錫曰我以爲兄者刺其安爲之弟而不知逐也我以爲君者刺其安爲之子而不知閑也此解頗得詩旨序與傳本不相背不必鑿指娣與妾也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箋云奔奔疆疆言居有常匹飛則相

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承珙案體記表記注引詩鵲
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注云姜姜責責爭
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
姜于上小鳥責責于下據表記言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
命逆則臣有逆命其下引詩云云意蓋重人之無良我以
爲君言無良之人其臣至不願以爲君以證君命逆則臣
有逆命耳鄭注非詩本旨至姜姜責責之解似與詩言奔
奔疆疆者不同然陸佃云鵲無常居而有常匹尸子曰堯
鵲居莊子曰聖人鵲居而穀食奔奔鬪也言鵲能不亂其
匹鵲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以傳枝少

毛詩後箋

卷四

三

欲故曰孺也彊彊剛也言鵲能不淫其匹范氏補傳亦云
鵲所以奔奔然善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鵲所以彊彊然
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據此則詩箋所云居有常
匹飛則相隨者與禮注爭鬪義固相成耳

我以為君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
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
也承琪案左傳又云秦穆姬屬賈君焉易歸妹六五其君
之袂虞翻注亦以君為小君

定之方中

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
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水經注荷水分
濟於定陶東北北逕己氏縣故城而又北逕景山東又北
逕楚邱城而郡國志曰城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
城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
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志云卽
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
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趙氏一清曰程公說春秋分記云
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
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邱在河南宜爲

周魯往來之地杜預誤以此爲卽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於
隱七年釋云在濟陰城武縣於僖二年城楚邱則釋云衛
邑是以城楚邱爲前日戎伐王使之楚邱矣水經亦以戎
伐凡伯于楚邱爲衛文公徙居於此按濟陰城武縣卽今
開德之衛南蓋隋大業初改從此名謂梁郡有楚邱故以
別之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邱曹
邑在今滑之白馬衛南爲近二邑不出邦域之中斯文公
所由徙也又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凡伯安得踰河北道衛
南而使于魯耶故衛南之楚邱爲衛所城之邑而拱州之
楚邱則戎州己氏邑云顧氏日知錄曰濟陰之城武曹地

也而言衛非也衛國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漕杜氏曰漕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杜氏曰楚邱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但云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滑縣開州之閒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邱在城武西南卽衛文公所徙誤矣一清案亭林之見與克齋合但克齋謂濟陰城武縣卽開德之衛南誤也濟陰郡宋時爲曹州地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左氏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又襄公十年宋享

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閒漢置己氏縣屬梁國是卽杜氏所云在濟陰城武縣者也衛南屬滑州後改屬澶州文獻通考云崇甯四年建州爲北輔五年升爲開德府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卽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爲衛南此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城家記云齊桓築楚邱之城卽此也是卽亭林所謂不詳其地必在滑縣開州之閒者也兩地懸殊何乃混而爲一乎杜注於隱七年戎伐凡伯之邑釋曰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於僖

二年所城則曰衛邑本自不錯惟於戎伐下多衛地二字爲不合耳然酈氏之說亦本漢志山陽郡城武縣下云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陽東郡濮陽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酈蓋篤信班固而不暇詳審爾承拱案程氏以濟陰城武縣卽開德之衛南固誤而謂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尤誤蓋但知宋時衛南縣之楚邱在河北而不知春秋時之楚邱當在河南也杜氏以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爲衛地者蓋因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又云公入于戎州己氏故以此楚邱爲衛地要未嘗以爲是詩之楚邱也酈

注水經於河水篇云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固明知文公所都在滑之白馬而於濟水注乃以城武之楚邱混于衛南之楚邱則眞誤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箋云定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毛鄭皆以定爲營室惟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宮室鄭以定星昏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正義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承琪案考工記匠人有夜考之極

星之語晏子春秋雜篇亦有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之語是古人本有觀星以正方位者人君居必南面小雪之時定昏中當正南之位既以此時爲營作之候亦即可指此星以定南北之方故辨方記時義未始不可相通惟建宮室而定四方既有揆之以日矣故以此詩首句爲記時於義更順於文亦不獲此則箋勝於傳也

作于楚宮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惠定字云韓非子曰有仲梁氏之儒卽仲梁子也檀弓亦引仲梁子鄭氏以爲六國時人是也三家詩拾遺云陶潛羣輔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

望楚與堂傳楚邱有堂邑者傳氏寅曰堂楚秀邑卽今博
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王伯厚詩地理考引之田閒
詩學云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陽耳
案戴公廬漕漕在漢爲白馬縣今滑縣南猶有白馬廢城
楚邱在漢爲濮陽隋改衛南今開州也在滑縣東六十里
與漕相去不遠故登漕虛可以望楚考開州秦屬東郡漢
晉以來皆爲濮陽衛成公遷帝邱杜預注帝邱今濮陽也
有顓頊墓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邱城俗名土山村是
也漢書東郡縣二十二其首曰濮陽爲郡治而白馬正所
屬也成公由楚邱遷帝邱只在開滑之間而當時總名爲

濮陽總屬東郡後人不辨東郡疆域所轄之廣遂專指山左東昌爲東郡以東昌之濮州爲濮陽以爲顓頊墓在焉成公所遷之帝邱謂卽其地謬矣

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承琪案輿地廣記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景山詩地理考又引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今寰宇記衛南縣下無此語總之毛傳但云大山高邱本未嘗以景爲山名范氏詩補傳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墟以望知地勢之勝集傳因之曰景山名見商頌稽古編曰以商

頌之景山爲山名徒據左傳景毫之語然景與毫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

終焉九臧顧氏詩本音曰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云其吉終然九臧張衡東京賦卜征考祥終然九淑用此文法稽古編曰今本然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改按勘記曰唐石經相臺本皆作然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九臧也皆可證

命彼倌人傳倌人主駕者承珙案說文倌小臣也周禮小臣爲大僕之佐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此云說于桑田亦是游觀而寓勸民之事故命小臣蓋小臣既爲前驅亦可兼主駕說之事故毛傳以倌人爲主駕者秦漢官制大僕主輿馬始沿周制歟又儀禮燕禮賈疏云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或謂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周禮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等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今考春秋諸國祇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乘車則惟晉有乘馬御餘皆無考其周禮大馭以下等官或諸侯卽以大僕之屬兼之或文公時草創官無備制亦未可知

也

星言夙駕箋云星雨止星見姚姬傳曰古晴字本作𣎵𣎵
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𣎵詩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
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𣎵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
卽晴字甫晴卽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
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承珙案說文𣎵雨而夜除𣎵
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𣎵雨而𣎵𣎵也𣎵字從日故屬
之𣎵𣎵字從夕故云夜除星見鄭意亦以詩之星卽𣎵字
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𣎵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蓋四字
總言夜晴以明預戒倌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景

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直作𠄎亦作𠄎
見索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𠄎𠄎二形同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
經文之星爲𠄎則與晴同字不當以晴釋𠄎不知漢初已
多用晴少用𠄎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
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軍聞三十里雨
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

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稽古編曰言文公務農愛民如此
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
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衆則
是君德之美祇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

輕重之權承珙案傳以匪直爲非徒與孟子非直爲觀美也義同庸君者言非猶夫尋常之君故范氏補傳云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也嚴緝則云文公能務農重本蕃育其人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後儒多取其說朱子荅劉坪書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此與嚴華谷說小異而大同至集傳又別爲一說則不如前說尚少語病耳

蝦蟇

序云蝦蟇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也朱傳以爲刺淫奔之詩承珙案後漢書楊賜傳注

引韓詩序亦云蝮螭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所謂禮止於未然者爾文公當中興之際敬教勸學以禮化民斯民值喪亂之餘革面洗心以禮自守與桑中諸篇之刺淫奔者不同觀乃如之人云云是引其人以爲戒自當以毛序爲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呂記云此與泉水竹竿詞同而意異此詩蓋國人惡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

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黃氏佐曰
泉水竹竿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而行也田閒
詩學曰女子有行二句似是當時陳語故多引用之猶言
女生外向本非父母兄弟之所能留但宜守正待聘何至
于奔耶

朝隋于西崇朝其雨傳但訓隋爲升自是承上章而言謂
蝦蟇朝升于西也范氏補傳嚴氏詩緝竝據曹風南山朝
隋傳云隋升雲也以此朝隋于西亦爲升雲然此傳但言
升不言雲恐與曹風傳不同至周禮十煇之隋先鄭以爲
升氣後鄭以爲虹引此詩朝隋于西爲證而後鄭箋詩但

云朝有升氣於西方不言虹者亦以承上蝦蟇言之無庸復贅詩正義合二鄭說爲一以虹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隋劉熙釋名亦云蝦蟇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至箋云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終朝而雨止二說正相反馮氏名物疏據玉歷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莫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徵雨者也隋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以此楊旭顧起元皆云俗諺東鰲晴西鰲雨以朱傳爲誤承珙案上章旣以蝦蟇爲天之淫

氣至於人莫敢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之徵

程子曰在面者陽方之氣來交於陰陽成陰則陽唱而陰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且傳云崇終也

從旦至會時爲終朝玩傳意似以崇朝爲雨不久衛風曾

不崇朝箋云陰近其義可見

小雅終朝采綠傳亦云自旦及會時爲終朝此則言久於

其事義各有當不得援彼爲證

朱傳云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此義

仍與上章一貫且於毛意亦合況古書如逸周書云虹不

收藏婦不專一河圖稽耀鉤云虹蜺主內淫春秋考異郵

云虹霓出惑衆并和京房易傳云妻乘夫則蜺見月令章

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卽生此氣淮南子云虹霓者天

之忌也後漢書楊秉傳云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

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蠨蛸者也從未有以虹爲陰陽和而能致雨者

相鼠

序云相鼠刺無禮也劉氏詩益曰此詩所謂蓋居位有名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許氏詩深曰詩言無儀無止卽抑詩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繩細民也蓋前篇懲汚俗而約民以法故曰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各有當也

稽古編曰詩多用相字如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

鼠能人立之說

魏碩鼠疏

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

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斯亦鑿矣相州與河東中隔晉地不可謂鄰況此詩作於文公時衛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衛有詩人目其地產以爲興端何得及之哉承琪案埤雅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記亦引韓愈聯句爾雅翼又引關尹子師拱鼠制禮但不以相爲相州耳王氏總聞謂相卽拱字之變尤爲臆說

稽古編曰鼠乃貪惡之物故傳以喻無禮義之人言鼠則

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
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承琪案嚴緝云舊說鼠尚有皮人
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此言鼠則
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
意方瑩然穎濱詩傳云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
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
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此解正本箋疏不始于嚴華谷
也

人而無儀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
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

與人無威儀者同或謂詩儀字當本作義故毛訓爲禮義之義鄭讀爲威儀之儀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是禮義與威儀有別但古儀字皆作義故鄭訓爲威儀以別於傳承珙案傳云無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總以四字該之雖居尊位二語統括全篇傳文簡古往往有此未必以儀爲義也且鄭云威儀者亦非容儀之謂觀其云偷食苟得與闇昧義同箋固未嘗異于傳耳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稽古編曰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爲故可

刺也豈僅在容止閒哉承琪案容止猶言動靜所止義亦在其中不得謂傳勝於箋今本鄭箋孝經曰容止可觀下尚有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十字相臺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字一本則雖居尊四字作韓詩止節蓋無止以下十字本釋文混入於注者是韓詩訓止爲節與傳止息箋容止義皆相近也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姜氏廣義曰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禮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禮運亦引末章然不可謂卽此已盡詩意白虎通云此妻諫夫之詞臆說也承琪案昭公三年左傳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何其祿況以禮終

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於定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
曰繇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遘於涉佗亦遘矣哉又晏子春秋亦兩引此
二句此皆以爲處高位之戒左傳載列國君臣不敬之事
多以於決之卽此意也若婦人以夫爲天卽曰諫之何至
欲其速於馮氏時可云所謂不於何爲者不忍其夫之無
禮甘於而不去其說亦鑒

干旄

劉氏詩益曰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干旄蓋卽謂旗旌干
首之旄也但此衛大夫乘車見賢旗旌竝建義未有考今

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旗會同賓客如之注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旗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竝得載旗則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旗矣

孔氏穎達泥周禮州里建旗之說疑諸侯之州長里宰皆士官恐此篇所云非大夫所建然據周禮

說建旗非一官又禮文不具未可詳考學者當會通其義不可偏執也

孟子曰招大夫以旌

大夫旣招以旌或亦當建旌矣禮文殘闕姑依詩義存其

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干旄末章干旌皆謂旗也

旗上有旌

施朱氏備善說鄭注禮記亦云旌總名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蓋亦旗之通名

第三句首章云

紙末章云祝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

見賢時但建旗而不建旌說亦可通宜竝存之承珙案此詩三章本多互文首章傳云子子千旌之貌注旌於千首大夫之旃也箋云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旌焉正義謂九旗之千皆有旌則二章之千旗亦有旌矣爾雅注旌首曰旌則三章之千旌卽千旌矣傳於首章旣用爾雅注旌首之文而於三章則用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旌又以見注旌首者亦有析羽凡九旗皆有旌有羽千旌言其旌千旌言其羽是旌本九旗析羽者之通名說文旌析羽注旌首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羽五劉氏疑大夫亦當建旌似謂旌爲一旗之專名殊誤惟傳於首章云大夫之旃則首章之注旌三章

之析羽當皆指大夫而於次章千旗但引司常鳥隼爲旗則或如正義所述大司馬職百官載旗卿大夫亦有建旗之時耳稽古編曰次章千旗與首章千旄末章千旌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蓋衛臣會邑於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卽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解千旄兼言旃物旃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千旗爲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序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歟然以在浚之文則有礙矣夫專美一人卽可槩其餘毛說爲允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此說是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蓋本古語而毛引之故簡兮執轡如組傳語亦略同鄭箋大叔于田執轡如組云如組織之爲與毛同義獨此箋與傳異案毛意素絲御馬不過謂馬良御善以形容大夫車服之盛禮意之勤如所謂初見漢官威儀也其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古人文字闕略容有不關意義者竝未嘗明言以此御法告大夫也孔疏釋毛乃云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

而治民也夫御馬固可喻治民然此大夫方來禮賢末句始爲賢者慮其何以畀之豈有先告以治民之法此正義衍說之誤毛本無此意也至鄭箋謂素絲爲纁以縫紕旌旗之旒纁則經文紕之四之相承不應中隔在後一語而屬之於干旄蓋紕乃合絲纁而未成者組乃合紕之數股而成者皆以繫維良馬而爲御者所用也若程子及蘇傳皆以素絲爲束帛則束帛紕之束帛組之更爲不辭矣彼姝者子傳姝順貌界子也案靜女其姝傳云姝美色也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傳云姝者初昏之貌此傳云順者蓋以姝爲媼之假借說文媼媼也媼謹也从女屬聲讀若人

不孫爲不嫗

玉篇嫗女謹貌

宋本孫上無不字者非是考工記水

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屬讀爲注孫順也說文之嫗與

考工之屬同義不孫謂不嫗則嫗爲孫順

淮南汜論訓洞屬屬注云屬

屬婉順貌也屬讀準嫗之嫗也此亦與說文嫗字義同

妹爲嫗之借故傳以妹爲順

貌嫗可假作妹者猶踳躩轉爲踳跽也

見廣雅

至毛傳未明

言彼妹者子爲何人鄭箋乃云時賢者旣說此卿大夫有

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則以彼妹指大夫玩經文二

語相承彼妹似當指賢者定九年左傳云竿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忠指告之者毛傳順貌亦當指告之者箋以忠

順指大夫言之恐非毛意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駢馬五轡據此則知上傳御四馬乃總言御馬之法非以解良馬四之也其不別云兩馬四轡者以此章例之自明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賜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駢馬五轡者御馬之法駢馬內轡納於觥唯執其外轡耳駢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駢焉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駢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此疏頗得傳意

蓋此但言御馬之法執轡如組其轡可以四可以五耳不必以爲制度也亦非謂此大夫有乘兩馬三馬者疏又云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此則不然古車未嘗不可駕兩騂三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說騂而賻之左傳陽處父釋左騂以公命賻孟明史記晏子解左騂賻越石父此可見一騂亦可以駕卽以今車言之雖異古制亦時有三馬五馬者未見其偏而不調也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騂謂之騂周人又益一騂謂之駟本從一騂而

來亦謂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駉駉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

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承琪案說文駢駕二馬也駢駕三馬也哀十七年左傳渾良夫乘衷個兩牡又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史記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此皆駕二之證駕三雖於經傳無文然古無單騎之法則饋人馬者自當備駕車一乘之數如左傳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疑必古有駕三之制故賜以

三馬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論衡問孔
篇亦有士乘二馬大夫乘三馬之語又左傳楚公子弃疾
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雖降殺以兩亦當由駕
三駕二皆可御車故六匹爲二車之用二匹者亦可爲一
車之用耳至天子駕六則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
六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列
子湯問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荀子脩身篇
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
父不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列傳是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

虎通義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天地四方也是古制由來已久鄭駁異義以王度記爲漢法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引史記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其實不始於秦漢也

載馳

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正義曰載馳是許夫人作得入鄘風者於時衛戴公國於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此韓詩之說與毛師承各異劉向多用韓詩故列女傳載許穆夫人事與外傳合但其以許夫人爲衛懿公女又以渡河居楚邱者爲懿公則皆謬誤不足據故知毛傳爲信而有徵也

范氏詩瀋曰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矣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芃芃其麥言采其蠹豈十月所有乎蓋唁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承珙案戴公未立以前不容有唁況狄滅衛在二年冬亦非麥蠹之候考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在夏之

十月爲周之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邱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甯居許穆夫人所爲賦載馳以弔失國歟揆之情事衛侯似指文公爲近益邱麥野雖皆係設詞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爲託興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翁氏詩附記曰侯古音固有音胡者至若此詩自當以驅叶侯不當以侯協驅也若陸士龍九愍肅榜人以曾驅命湘娥而安流此驅字必應與流叶者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此驅字不必與屬叶者也顧炎武因秦小戎詩必欲以驅轉續遂執定此說

甚至大雅行輩之句鑣同韻者轉欲以句改叶故於載馳之侯必上叶驅而謂悠悠以下別爲韻斯亦固滯之甚者矣承珙案翁說是也顧氏唐韻正博引古書以侯當音胡又謂今人讀區萌之區古矛反豆區之區烏矛反乃因侯而誤晉宋之開始讀驅字爲古矛反引宋讀曲歌以驅與由韻爲證今考王逸九思將塞兮玉斗遺失兮紐樞我心兮煎熬惟是乎用憂楊方合歡詩同聲好相應同氣好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從區得聲者與憂求叶韻則此詩驅與侯自可通悠憂等爲一韻且王逸漢人已讀區爲古矛反不得謂始于晉宋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變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
承琪案焚澤之戰國人皆曰使鶴矣世族在位諒無有號
秦而復楚如包胥其人者閔二年左傳杜注云經不書滅
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是也且下文云許人尤之又
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大夫既爲許之大夫何以知首
章之大夫獨爲衛之大夫乎朱傳謂夫人馳驅而歸將唁
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
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夫以小君之尊
遠適異國豈有不告於君不命大夫倉卒潛走舉朝莫知
追去路已遙始覺而追之者乎且夫人單身赴難亦復何

益也。穎濱詩傳謂許大夫跋涉往唁於衛夫人以將欲親
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然宋與許皆衛婚姻
之國。戴公之廬。濇宋桓公與有力焉。而許不聞有一旅之
助。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濇。又城楚邱而封衛城楚邱
之諸侯。卽會于棿之諸侯也。會棿者。齊魯宋鄭曹邾而許
不與焉。則亦未必使大夫唁于衛也。總之此詩曰馳驅曰
跋涉。以及陟邱采蠡行野見麥。正如泉水竹竿皆設想之
詞。非實有其事。呂記引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
甯其兄弟。許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言不欲勞其大
夫之跋涉也。此蓋朱子舊解最爲圓通。無闕不知集傳何

以改易前說舉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轉致以辭害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
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
不閔傳濟止也閔閉也案傳釋旋反旋濟皆主所思而言
謂我思一往不能回反我思既動不能止息耳至視爾不
臧韓詩外傳作視我不臧諸家多據之以釋毛詩謂視爾
不以我爲善但語意與上既不我嘉相複似宜從鄭箋以
不臧指許人之不善蓋善猶親仁善鄰之善言視爾之不
善而我思則不能遠而忘也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
閔而止也不遠承上不能旋反不閔承上不能旋濟苟可

反之則遠而忘矣苟可濟之則闕而止矣傳訓濟爲止者
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洪範曰
霽宋世家霽作濟史記正義引鄭注濟者兆之光明如雨
止是濟霽古通故訓爲止闕爲閉者魯頌閟宮傳亦云闕
閉也我思不闕言我之思不可遏抑猶云發於不容已爾
呂記以不闕爲曉然易見嚴緝以爲我之所思其說非闕
而不通皆非是

陟彼阿邱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偏高曰阿邱
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蟲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傳
雖不言興而興意自明故箋申之云升邱采貝母猶婦人

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邱采蠡也東萊文集一說曰蠡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蠡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蠡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知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此說善達傳箋之意朱傳言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蠡以療鬱結之疾則誤以興爲賦矣呂記又云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釋且狂非眞指許人以爲

釋狂蓋言我憂患如此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稚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也是也此說亦得詩人微婉之旨

控于大邦傳訓控爲引說文控引也詩曰控于大邦用毛義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殊覺費詞一切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襄八

年左傳無所控告是也莊子消搖游時則不至而控于地釋文引司馬注控投也控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相近韓訓控爲赴似較引義爲勝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毛意蓋以所之卽

爲所思與上我思不遠我思不閔相應雖思至篤厚而終以義不果歸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之爲思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在志爲思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蓋思之爲之猶懷之爲至矣

正義云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此實五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

尤也承琪案疏所引服說旣以許人尤之爲三章則服意自以此詩通爲四章首章章六句次章章八句三章與首章同四章與次章同章六句者用一韻章八句者用兩韻古詩雖不必拘而此篇固相配整齊服氏所分當是古本如此吟毛詩章句後人或有改易服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者五字恐係四字傳寫之譌穎濱詩傳分爲四章不爲無據孔正義謂服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非也子家穆叔所以賦載馳者皆止取控于大邦之意無庸并賦許人尤之之章杜注左傳謂并賦四章以下亦非也

毛詩後箋卷四終